

《袁忠宪集》[南朝宋]袁淑

袁忠宪集题词

忠载袁氏多忠烈，若杨源死于元凶名为风霜松筠不虚也。或责彼既志不从乱，曷不疾驱告变出君险阨，然事法仓猝，身闭宫省翘首君门叫呼，莫属儒者雍容亦莫可只如何耳。阳源排谐集文皆调笑其于艺苑亦博簋之类也。御虏议世讥其诞然，文采迢艳才辩鲜，及即不的为仪秦纵横方诸燕，然勒铭广成作颂意，似欲无多让诗章。虽寡其摹古之篇，风气竞逼建安，此人不死颜谢，未必能初其上也。彭城少文情，好不接刘湛贵盛，未轻褊裾文人寡合，其落拓之性固然。

娄东张溥题

宋袁阳源集卷全

赋

桐赋

越众木之熏狗，胜杂树之藻缟。信爽余以弱枝，里寔素而表绿。若乃根莢条茂，
迹旷心冲，贞观于曾山之阳，抽景愈少遮泽之东。被籍兮烟霞，褰佩兮星虹。
仪丹丘之瑞羽，栖清都之仙宫。

秋晴赋

是月也，声晷合，朝野分，霆收耀，虹戢文。炎都塞埃，旻寓涤氛。曳悲泉之凝务，转绝垠之严云。

议

御虏议淑元嘉末为御史中丞时，索虏南侵至瓜步太祖，使百官议防御之术淑上议。

臣闻函车之兽，离山必毙；绝波之鳞，宕流则枯。羯寇遗丑，趋致畿甸，议萃螽集，闻已崩殪。天险巖旷，地限深遐，故全魏戢企图，盛晋辍其议，情屈力殫，气挫勇竭，谅不虞愈来临，本无怵愈能济矣。乃者燮钉携远，阻违授律，由将有弛拙，故士少鬪志。围溃之众，匪寇倾沦攻制之师，空自班散。济西劲骑，急战蹙旅；淮上训卒，简备靡旗。是由绥寡衷，戎昭多昧，遂使]拷潞人患，泉伊来扰，纷殄姬风，泯毒禹绩腾，书有渭阴之迫，县锋均咸阳之警。然而切揣虚实，伏匿先彰，绞索技能，谲诡既显。绵地千里，弥行阻深，表里踳碣，后先介逼。舍陵衍之习，竞湍沙之利。今虹见萍生，土膏泉动，津陆陷溢，四店祸洊兴，刍藁已单，米粟莫系，水寓衿带，进必倾覆，河溢扁固，退亦隳灭。所谓栖乌于烈火之上，养鱼于丛棘之中。

或谓捐缓江右，宽缮淮内。窃谓拯扼闽城，旧史为允；弃远凉土，前言称非。
，限此要荒，犹弗委割。况联被京国，咫尺神甸，数州摧扫，列邑歼夷，山渊反

复，草木涂地。今丘赋千乘，井竿万集，肩摩倍于长安，绌袂百于临淄，什一而籍，实慊民愿，履亩以税，既洽农和，户竞战心，人含锐志，皆欲赢粮请奋，释纬乘城。谓宜悬金铸印，要壮果之士；重币甘辞，招推决之将举荐板筑之下，抽登台皂之间，赏之以焚书，报之以相爵，额而昭才贺阙，异能间至。戎贪而无谋，肆而不整，迷乎向被致次，谬于合散之宜，犯军志之极害，触兵家之甚讳。咸畜愤矣，企策战矣，称愿影从，谣言婚命。宜选敢悍数千，鹜行潜掩，偃旗里甲，钳马衔枚，会稽而起，晨压未阵。旌噪乱军，火鼓四临，使景部暇移，尘不及起，无不禽铄兽誓，水解雾散，埽洗哨类，漂卤浮山。如有孳孳漏网，遂窠逗冗，命淮汝戈船，遏其还径，充部劲卒，梗其归涂，必翦元雄，悬首麾下，乃将只轮不返，战患讙无旋矣。于是信臣腾威，武士缮力，缁组接阴，鞞则柝联响。

若其伪遁嬴张，出没无际，楚言汉旆，显默如神，固已日月蔽亏，川谷荡贸。负塞残孽，阻善烬党，收险窃命，凭城借土。则当因威席卷，乘机芟剿。泗、汴秀士，星流电烛；徐、阜严兵，雨凑云集。麀乱丧溪之北。摇溃瀚海以南，绝齐心根，勿使能植，衔索之苦，几何不蠹。是由涸泽而渔，焚林而狩，若浚风之儻轻箠，杲日之拂浮霜。既而尉洽荷掠之余，望吊网悲之鬼。然后天行枢运，焱举烟升，青盖西巡，翠华东幸，经启州野，涤一轸策。俾高阙再勒，燕然后铭。方乃奠山沉何，创礼辑策，阐耀炎、昊之遗则，贯轶商夏之旧文。

今众贾拳勇，而将术疎怯，意者稔泰日积，承平岁久，邑无惊赴之急，家缓馈战之勤，阙阅训之礼，简参属之饰，且亦荐采之法，庸未旣欤。若乃邦造里选，擢论深切，躬擐尽幽，斩带寻远，设有沉明能照，俊伟自宣，诚感泉雨，流通金石，气慑飞、贲，穷苴、起，审邪正顺逆之数，达昏明损益之宜，能揆合民心，愚叟物性，登丹墀而敷策，蹑青蒲而扬，谋上说辰鉴，下弭素言，足以安民纾国，救灾恤患。则宜拔过宠贵之上，褒升戚旧之右，别其旗章，荣其班禄，出得专誉，使不稟命，降席折节，同广武之请，设坛致礼，均淮阴之授，必有要盟之功，窃符之捷。

夷裔暴狠，内外侮弃，始附之众，分蔑无序，盍以威利，势必携离，首顺之徒，靡然自及。今涑绎故典，灋土纓綬，翦焉幽播，折首凶狡。是犹眇者愿明，痿之思步，动商遄会，功终易感。劫晋在于善觐，全郑寔寄良谋，多纵反间，汨惑心耳，发险易之前，抵兴丧之术，冲其猜伏，拂其嫌嗜，汨以连率之贵，饵以柝壤之资，罄笔端之用，展辞锋之锐，振辩则坚围可解，驰羽而岩邑易倾。必府鬲土崩，枝干瓦裂，故燕、乐相侮，项、范交疑矣。

或乃言约功深，事迹光应，齐围反驾，赵养还君，尽輿俑之道，毕能事之效。

臣幸得出内层禁，游心明代，泽与身泰，恩随年行，无以逢迎昌运，润饰鸿法。今涂有遗馘，蚤未息锋，敢思凉识，少酬闾施。但坐幕既乏昭文，免胄不能致果，窃观都护之边论，属国之兵谟，终晁之抗辞，杜耿之言事，咸云及经之棘，犹阙上算，烛郢之敬，裁收下策。自耻懦木，智不综微，敢露昧见，无会昭采。

章

谢中丞章

窃惟此职昭赞，实预损益，必须兼口威正，刺骨穷文，使权家勋族不敢藉强而侮物，戚门右姓不得穰雄以塩众。昔传咸口治臣戢惧，孙宝移疾，卿尹皆怠。

书

与始兴王浚书浚尝送钱三万饷淑一宿复遣追取谓使人谬误欲以戏淑与睿书袁司直之视馆，敢寓书于上国之宫尹。日者猥枉泉赋，降委弊邑敬事遑，无或违贰。惧非郊赠之礼，觐飧之资，不虞君王惠之于是也，是有惜焉。弗图旦夕发咫尺之记，籍左右而请，以为胥授失旨，爰速先弊。曾是附庸臣委未学孤闻者，如之何弗疑，且亦闻之前志曰，七年之中，一与一夺，义士犹或非之。况密迹旬次，何其焰益之亟也。藉恐二三诸侯，有以观大国之政。是用敢布心腹。弊室弱生，砥节清廉，好是洁直，以不邪之故，而贪闻天下，麓有味夫嗟金者哉？不腆供赋，束马先璧以四命，惟执事所以图之。

与何尚之书尚之为尚书令领太子詹事致仕于方山着退居赋以明所守而议者咸谓尚之不能固志淑为太子左卫率与尚之书诏敦劝

尚之复摄职

昨遣修问，承丈人已晦志山田，虽曰年礼宜遵，亦事难斯贵，俾疎、班、邴、魏通美于前策，龚、贡、山、卫，沦槩乎曩篇。规迨休告，雪涤素怀，冀寻幽之欢，毕口玄之适。但淑逸操偏回，野性薈滞，果滋冲寂，必沈乐忘归。然而已能涂闻者，谓丈人谓明未耗，誉业方籍。档能屈事康道，降节殉务，舍南濒之操，淑此行求决矣。望春有积，约日无误。尚之宅在南涧寺侧故云南濒

传

真隐传

鬼谷先生，不知何许人也。隐居韬智，居鬼谷山，因以为称。苏秦、张仪师之，遂立功名。先生遗书责之曰：「若二君岂不见河边之树乎？仆御折其枝，波浪荡其根，上无径尺之阴，身被数尺之痕，此木岂与天地有仇怨？所居然也。子不见嵩、岱之松柏，华、霍之檀桐乎？上枝干于青云，下根通于三泉，千秋万岁，不受斧斤之患，此木岂与天地有骨肉哉？盖所居然也？」

杂文

吊古文

贾谊发愤于湘江，长卿愁悉于园邑，彦真因文以悲出，伯喈衔史而来入，文举疏诞以殃速，德祖精密而槁及。夫然，不患思之贫，无苦识之浅。士以伐能见斥，女以骄色貽遣。以往古为镜鉴，以未来为戚艾，书余言于子绅，亦何劳乎蓍蓍。

鸡九锡文

维神雀元年，岁在辛酉，八月己酉朔，士三日丁酉，帝顓頊遣征西大将军下雉公王凤，西中郎将白门侯扁鹊，咨尔浚鸡山子。维君天姿英茂，乘机晨鸣。虽风雨如晦，抗不已之奇声。今以君为使持节金西蛮校尉、西河太守，以扬州之会稽封君为会稽公，以前浚鸡山子为汤沐邑。君其祇承予命，使西海之水如带，浚鸡之山如砺，国以永存，爰及苗裔。

贺表

浚山侍郎丁鸿，舍人鳧亭男梁鸿，郎中苏鹄死罪。伏维君德着朝野，勋加鹓鹭故天王凤皇，特锡位封。今凤鹄等在柏外，愿时拜受，不胜豫欣豫之情，谨诣栖下以闻。

驴山公九锡文

若乃三军陆迈，种运艰难，谋臣停筭，武夫吟叹。尔乃长鸣上党，慷慨应官，崎岖千里，荷囊致餐，用捷大勋，历世不刊，斯实尔之功者也。音随时兴，晨夜不默，仰契玄象，俯协漏刻，应更长鸣，毫分不忒，虽挈壶著称，未足比德，斯又尔之智。若乃六合昏晦，三晨幽冥，犹忆天时，用不废声，斯又尔之明也。青醉絳身，长头广额，修尾后垂，巨耳双磔，斯又尔之相也。嘉麦既熟，实须精面，负荷回衡，迅若转电，惠我众庶，神祇获荐，斯又尔之能也。尔有济师之勋，而加之以众能。是用遣中大夫闾丘騶，加尔使衔勒大鸣鸿牖、班脚大将军、宫亭侯。以扬州之卢江、江州之卢陵、吴国之桐庐、合浦之朱卢，封尔为驴山公。

大兰三九锡文

大亥十年九月乙亥朔，十三日丁亥，北燕伯使使者豪豨，册命大兰王曰：「咨，惟君禀太阴之沈精，标羣形于玄质，体肥腩而洪茂，长无心游逸，资豢养于人主，虽无爵而有秩，此君之纯也。」君昔封国殷商，号曰：豕氏，叶隆当时，名垂于世，此君之美也。白蹄彰于周诗，涉波应乎隆象，歌咏出于人口，经千载而流响，此君之德也。君相与野游，唯君为雄，顾羣数百，自西徂东，俯歎沫则成雾，仰奋鬣则生风，猛毒必噬，有敌必攻，长驱直突，陈无全锋，此君之勇也。

常山王九锡文

及至图身失所，羈束人门。驯纓服制，惟意所牵。登楹而遨，抱梁而眠。拾摭遗余，咨口所便。

游新亭曲水诗序

离榭修幕陵，隧弥阜。鑿容旆彩裒，野丽云。

诗

效子建马篇诗藪云宋齐之末靡极矣而袁阳源白马虞子阳北伐大有建安风骨何从得之

劍骑何翩翩，长安五陵间秦地天下枢。八方凑才贤，荆魏多壮士，宛洛富少年。意气深自负肯是郡邑權，籍關外来，车徒倾国鄺，五侯竞书币，羣公亟为言，义分明于霜。信行直如弦，交欢池阳下，留宴汾阴田。一朝许人诺，何能坐相捐，影节去函谷，投佩出甘泉。嗟此远图心为四海悬，但管身意遂，岂按耳目前，侠烈良有闻，古来共知然。负一作许

效古

谿此倦游士，本家自辽东，昔隶李将军十载事西戎，结车高阙下。极望见云中，四面各千里，从横起严风，寒燠岂如节，霜雨多异同，夕寐北河阴，梦还甘泉宫，勤役未云已，壮年徒为空，乃知古时人，所以悲转蓬。

咏冬至

连星贯初历，令月临首岁，荐乐行阴政，登金一作歌赞阳滞，收凉降天德，萌华宣地惠司瑞记。初学记作纪记。夜晞书云掌朝誓。

种兰南史云袁淑从母兄刘湛欲淑附已而淑不为改意由是大相乖失淑乃赋诗寻以病免

种兰忌当门，怀璧莫向楚，楚少别玉人，门非植兰所

登宣城郡

怅焉讯旧老，兹前乃楚居，十代阙州，记百祀绝方书。阙

啄木诗集左氏

南山有鸟，自名啄木。饥则啄树，暮则巢宿；无干于人，唯志所欲。性清者荣，性浊者辱。

袁淑本传

袁淑字阳源，陈郡阳夏人，丹阳尹豹少子也。少有风气年数岁，伯湛谓家人曰：「此非凡儿至十余岁，为姑夫王弘所赏，不为章句之学，而博涉多通，好属文，辞采遒艳。纵横有才辩，本州岛命主簿著作佐郎太子舍人，并不就彭城王义康命为军司祭酒，义康不好文学。虽外相礼接，意好甚疎，刘湛淑从母兄也。欲其附已，而淑不以为意，由是大相乖失，以久疾免官，补衡阳王义季右军主簿。迁太子洗马，以脚疾不拜，卫军临川王义庆雅好文章，请为咨议参军顷

之。迁司马左西属，出为宣城太守，入补中书侍郎，以母忧去职，服阙为太子中庶子。

元嘉二十六年迁尚书吏部郎，其秋大举北伐，淑侍坐，从容曰：「今当鸣銮中，岳席卷赵魏捡玉，岱宗今其时也。臣逢千载之会，愿上封禅书一篇。」太祖笑曰：「盛德之事，我何足以当之出？」出为始与王政北长史，南东海太守，淑始到府，浚引见谓曰：「不意舅遂垂屈佐？」淑答曰：「朝廷遣下本官，本以光公府望还为御史中丞时人所嘲，始与我王浚尝送钱三万饷淑，一宿复遣追取，谓使人谬误欲以戏淑。淑与浚迁太子左卫率，元凶将为弑逆。其夜淑在直，二更许，呼吸及萧斌等流涕谓曰：「主上信产将见罪废省内无过不能受枉，明旦便当行大事，望相与戮力。」淑及斌并曰：「自古无此愿加善思，劭怒变色左右皆动。」

斌惧乃曰：「臣昔忝伏事，常思效节，况忧迫如此，辄当竭身奉令。」淑叱制曰：「卿便谓殿下真有是耶，殿下幼时尝患风或是疾动耳。」劭愈怒因问曰：「事当克不淑。」淑曰：「居不疑之地何患不克？但既克之后为天地之所不容，大祸亦旋至耳，愿急息之。」劭左右引淑等袴折，又就主衣取锦，载三尺为一段，又中破，分斌淑及左右，使以缚袴。淑出环省绕床行，至四更乃寝。劭将出已与萧斌同载呼！淑甚急，淑眠终不起，劭停车奉化门。催之相续，徐起至车后，劭使登车又辞不上。劭因命左右与手刃，见杀于奉化门外时，四十六劭即位，追赠太常赐赙甚厚。

世祖即位，使颜延之为诏曰：「夫轻道重义丞闻其教，世弊国危希遇其人自非达义之至，识正之深者，孰能抗心卫主，遗身固节者哉。」故太子左卫率淑，文辩优洽，秉尚贞慤，当要逼之切意色不挠，历辞道逆，气震匈党。虐刃交至，取弊鹵移古之怀忠陨难。未云出其右者，兴言嗟悼，无废乎心，宜在加礼永身。

宋有臣焉可赠中侍太尉，谥曰：「忠宪公。」又曰：「袁淑。」以身殉义，忠烈邈古，遗孤在疚，特所矜怀，可厚加赐恤，以慰存亡。淑及徐湛之江湛王僧绰浦卜天与四家，于是长给斌禄文]集传于世。

子几嗌棱凝标，亿宗步兵校尉，凝太宗世御史中丞出为晋陵太守，太宗初与四方国反，兵败归降，以补刘湛官军府主簿，淑诸子并早卒。史臣曰：「天长地久，人道则异于斯。舜华朝露，未足以言也。」期间天帙，曾何足云宜任心去留，不以存没婴心？徒以灵化悠远，生不再来，虽天行路险而未之斯遇，谓「七尺常存百年可保」也。「所以据洪图而轻天下，希寸阴而败尺璧。若乃义重乎生，空炳前诰投，躯殉主，世罕其人。若无阳源之节，丹青何贵焉尔。」